



华不注投稿邮箱:
qlwbhzbz@163.com

【味道】

黏黏的“年味儿”

□马洪利

我的家乡位于泰山与灵岩寺之间的济南南部山区,淳朴的民俗,浓郁的乡情,洋溢着香喷喷的“年味儿”。最让人回味无穷的当数过年的时候,那香气扑鼻,让人馋得直流口水的“黄面窝窝”了。

“进了腊月门儿,‘黄面窝窝’香煞人儿”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,每到过年之前,我们山区最“风行”的风俗习惯就是家家户户蒸“黄面窝窝”,似乎不蒸“黄面窝窝”就缺少足够的年味儿,那香喷喷的“黄面窝窝”就代表着年味儿,象征着过年的色彩和味道。

记得那时候,一进了腊月门儿,村北头的那两盘石碾就没白没黑地转动个不停,总是“叽咕呀呀”地昼夜唱歌,大娘、大婶们都三个一伙、五个一团地围坐在一旁轮班挨号忙着碾,碾的目的就是为了碾谷子和碾米面,以备蒸“黄面窝窝”之用。

“黄面窝窝”是用盛产于泰山西北脚下的“熟谷子(一种外壳色红、内里金黄,且黏性很强、香味很浓的谷子)”加工制成的。先把晒干扬净的“熟谷子”粒儿在石碾上脱掉壳后,再在石碾或石磨上加工成“黄米面儿”。之后再用温水和面,制成生“黄面窝窝”后,再放在锅内的竹算子上加温蒸熟。因“黄面窝窝”蒸熟后特别黏,所以在蒸“黄面窝窝”时要先在算子上垫铺上榭叶、荷叶、竹叶、银杏叶、白菜叶等等,防止粘在一起分不开。

巧手的山里人还在“黄面窝窝”上锦上添花,画龙点睛地选配一些甜红枣、花生米、核桃仁、栗子粒等,使“黄面窝窝”不仅外型美观,色艳质纯,而且清香扑鼻,味道鲜美,爽口宜人,营养丰富。

“黄面窝窝”一般是趁热乎吃,热时软而黏,香而甜,味道美。冷时特别硬,可放在算子上加温馏一馏,馏透后再吃。也可把硬邦邦的“黄面窝窝”切成小片儿后,在油锅里炸着吃,则另有一番诱人的滋味儿。

“黄面窝窝”耐储存、不变味,我们这里有个很响的歇后语叫做“黄面窝窝长毛——欠馏了”,原意是说放久了的“黄面窝窝”很容易拉丝长毛,如果重新放在锅里再加温馏一馏照样好吃不变味。但后来这个歇后语却变成了某些不听话的人“欠修理”的意思。

当地人制作“黄面窝窝”的黄金季节是进入腊月后,此时年味儿渐浓,金黄色的“黏窝窝”便成了人们家中的“当家乡货”。“黄面窝窝”因其色黄如金,质黏如胶,主要盛产于泰山与灵岩寺之间,又名“泰山金窝窝”、“灵岩甜窝窝”、“泰灵黏窝窝”。

蒸“黄面窝窝”的年俗在我们这儿已有悠久的历史,据当地老人讲,“泰山金窝窝”(黄面窝窝)不仅是人们走亲访友,礼尚往来的珍贵“年礼”,而且在历史上还是历代朝廷宫中的贡品。家乡的年味儿就藏在那香喷喷的“黄面窝窝”里,品尝着这让人流口水的“黏窝窝”就能品尝出家乡那十足的年味儿来。

【琐记】

记忆中,过年祭祖

□高东安

小时候过年,挂老影轴子(家谱帐子)祭先祖是一项重要内容——其实就是让后人记住自己的根,不要忘本。

每年的腊月廿九,父亲都要把挂在墙上的老影轴子取下来,用笤帚轻轻扫去上面的灰尘,慢慢展开,小心翼翼地挂在堂屋的迎门墙中央,表情肃穆极了,与贴年画时满脸笑容截然相反。所以,我从来不敢触摸那泛黄发脆的老影轴子,只是静静地等父亲挂好后细细欣赏:最上端的门楼内是老祖宗的牌位,往下两旁长廊内的牌位分支逐层延续下来,最下方是的大门厅,影壁上还写着一个大大的“福”字,大门两侧挂的红灯笼就像真的一样,看了后心里暖暖的。

再看母亲,从黝黑斑驳的橱子里轻轻取出专门用于祭祀的青花细瓷碗盘,仔细洗净后,用自己织的粗布长巾擦得锃亮,然后将炸得酥黄的整鸡整鱼放进去,连同其他菜肴一盘盘、一碗碗整齐地摆在供桌上,诱人的浓郁香味顿时弥漫开,馋得我直咽口水,瞅瞅大人不注意,悄悄捏一点肉丝放进嘴里,溜到盛柴草的耳屋里,美滋滋地慢慢嚼,细细品,舍不得一下子咽下去,回味无穷,这才擦袖口,使劲把嘴上的油擦干净。

记得上小学那年,偷供品时恰巧被父亲看见,拧着我的嫩耳朵拖到院子里,好一顿教训:什么偷吃给老祖宗上供的年夜饭是大不孝啦,吃后嘴里要长疮啦——我就不明白,等祭祀完以后再吃为啥就不长疮,偏偏提前吃就长疮?心里这么想,可嘴上又不敢反驳,委屈得躲在一旁掉眼泪。哭够了,擦干泪水,强压住馋虫,独自欣赏晒在石磨上的那挂鲜红的鞭



炮,虽然手发痒,也不敢拆一个燃放——这是准备明天年三十清早去坟莹“请老祖回家过年”时才允许放的。我只能眼巴巴地看,一遍遍无聊地数,咋数也是那三十个爆仗,一个也不多,一个也不少。

直到第二天早晨,父亲才笑眯眯地把那挂让我眼馋了许久的鞭炮递给我。我禁不住心咚咚直跳,迫不及待地燃上根香,跑到院子先放一个过过瘾,多日来对父亲的怨恨也烟消云散了。

等整个大家族所有的男人在大街上聚齐后,辈分最大也最年长的四爷爷双手高举着一炷香,在队伍最前头一声吆喝,霎时鞭炮齐鸣,一行几十号人直奔村南老坟莹。

空旷的冬日原野白雪凄凄,寒气逼人。放眼望去,到处是请老祖回家过年的人群,不绝于耳的鞭炮声在空中回荡着,天地间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——苦短的人生好苍凉!

祭拜老祖宗开始了,四爷爷边焚烧纸钱边喃喃自语,到底都说了啥,我全然不知,只是暗暗地清点着兜里的鞭炮放了多少,还剩下多少。大祭结束后,各自再到自家亲人坟上小祭。照老风俗规



【足迹】

『花花集』的记忆

□张颂华

又快到春节了,童年赶年集的美好记忆不由在我脑海中浮现。

赶年集也叫“赶花花集”。人们之所以给年集起这么一个好听的名字,原因主要是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,年集是那时最大的集会地,物品丰富,几乎什么都有。不但日常用品比平常集中、多,而且还有一些平常没有的。比如平常没有女孩子喜欢戴的花,男孩子喜欢的鞭炮,都像长了脚似的,都追着、赶着在年集中“亮相”,满足人们只有在过年才能实现的愿望。

赶集这几天,最兴备的是我们这些孩子们。小小的脑子里胡乱想年集热闹的场景,人多得是否还和去年那样挤油油,集中心的服装架上的衣服肯定多得眼花缭乱,还有最东面那个大场院内震耳欲聋的鞭炮声,就这样在想象中不知不觉睡着了。这样并不影响第二天的起床时间,东方天刚一亮就从床上爬起来催着妈妈带我去赶集。妈妈提着篮子,我和妹妹跟着蹦蹦跳跳往前跑,谁也不想落在后面,十里远的路,竟然谁也不感觉到累。

集上热闹极了。还没到集边

上就听到叫卖声和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了。集头站着许多卖零食的,他们把山楂串等食品插在木棍上面,一边晃动,一边大声吆喝,引小孩子肚里的那只馋虫。火红的山楂串、香香芝麻棍棍得我们直流口水,急忙央求妈妈给买点。妈妈这时也非常的大方,从包着的手帕中取出一角钱买两串让我们解馋。在我的记忆里,那时的山楂串特甜特香,我吃了还添着小木棍一动不动,小小的脸上满是幸福,沉浸在刚才美妙的感觉里,直到妈妈拽我一下,催促我到里边买衣服,我才从美梦中醒来,跟着妈妈向里走。

衣服市场在集的东北段,需穿过一段蔬菜市场。路边的架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服装,看得我眼花缭乱。大人们穿的衣服各种各样,还有女孩穿的花衣裳和我们男孩子喜欢的小军装。我看看想想年初一穿上这漂亮衣服去拜年,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妈妈先给我和妹妹买衣服,她带着我和小妹在各摊转来转去,边看边挑,好看不好看,试着合不合身,再和摊主商量价格。直到我和小妹的衣服买好了,她才简单给自己和我父亲随便买件衣服,价格比我

和小妹的都低。那时我们小都不明白,现在想来才深深体会到里面包含父母的深爱。

集中最热闹的要数西南面的鞭炮市场。一个好几亩地的大场院里一排排的摊位上摆满了鞭炮。既有大地红、二踢脚、摔爆仗等鞭炮,还有钻天猴、小钢炮等各式各样的礼花。红艳艳的包装和震耳欲聋的鞭炮声,使年味十足,新年就是新年。摊主使出浑身的解数,向大家推销他们的鞭炮,一边试放鞭炮,一边吆喝,比谁家的鞭炮响,谁家的礼花飞得高,开得灿烂。女孩子们争着买嘀嘀筋,小男孩争着买鞭炮、礼花,谁都想在年三十这晚用响亮的鞭炮声喜迎新春,播种新的希望。平常集只有半天,而年集却要赶一天,尤其是离年最近这个集。因为只有这样才是真的年集,这样才有年味。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;小孩小孩你别馋,爸妈忙把年货办。”现在年已欢快地跑到我们眼前,让我们唱着这首动听的过年歌,踏着优美的旋律,带上父母和孩子,一块去赶热闹的“花花集”,置办丰厚的年货,欢欢喜喜过大年吧!

矩,只许焚香烧纸钱,不许哭,哭来年不吉利,况且先人在天之灵盼的就是后代人丁兴旺,个个平平安安欢天喜地。

“唉!其实人生本来就很简单,活着无非就是为了传宗接代,你想那么多、那么复杂有啥用?一切都是过眼云烟。”念过几年私塾的四爷爷在回来的路上,就这么和族人们边走边感慨着。儿时的我听不懂四爷爷说的话,只是盯着他棉袄上开了花的地方,觉得挺显眼。

把老祖们请回家后,家家户户立即点亮象征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红灯笼,用染红的绳子拉到高高耸立在院子里的杆子上,并将早已预备好的木棍横放在大门门槛后,含义一是留住老祖在家安心过年,二是把老祖带来的福气挡住留在家里跑不掉。

在那寒冷的除夕夜,一家人围坐在红红的炭火盆四周,与“请回家过年的老祖们”一同辞旧守岁。我依偎在母亲身旁,在零零星星的鞭炮声中,闻着悠悠的松香味,昏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乡。一阵急促的鞭炮声将我惊醒后,天已大亮。

前来拜年的族人们喊一声“过年好”,进了院子,先是齐刷刷地跪下朝老影轴子磕头,然后才按辈分磕头问候。如果人群里有当年才娶的新媳妇,接受拜年的长辈还要送红包,并朝老影轴子喊一声:“老祖们,咱这支又添新人啦!”随着一阵欢笑,热烈的气氛似乎把凛凛的寒冬也融化了。

初一下午,把“回家过年的老祖”送走后,收起老影轴子,母亲这才肯把供桌上的鸡扯下只腿让我尽情地吃,还说这是老祖们赏给你的,吃了长命百岁。多少年以后我才明白,母亲看着我吃鸡腿时为啥眼里含着泪花……